

「文藝」如何「復興」？ ——「文藝」的一種現代化歷程

陳 碩 文*

摘 要

隨著域外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文藝」一詞的現代意涵，指稱包含文學、攝影、美術、劇場、電影等類型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後逐漸為人所知。然「文藝」一詞的含意由傳統演變至現代，是一繁複而曲折的過程，如同其他近現代中國的新名詞，是在十九世紀以後，通過歐洲語言、日語、現代與傳統漢語的複雜流通中逐漸生成的，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走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外來文明揉合轉化，生產出新的意義。而當此新意涵在中文語境裡流傳、普及，並與其他詞語串連，用以指涉表達特殊的概念，便也逐漸形成了一套彼此相關的話語論述，反映了現代中國知識建構或思想演變之部分面向。然此轉化與演進，歷經了哪些階段？其演變與特質為何？仍有待梳理。本篇論文即在前人相關的研究基礎上，借鑑數位人文研究方法，爬梳其時社會、文化脈絡，考察「文藝」如何通過翻譯，與其他新舊觀念衝撞、協商、匯通，並被當時的人所使用，初步挖掘

* 作者現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文藝」觀念的一種「現代化」歷程。

關鍵詞：文藝、文學、文藝復興、關鍵詞、現代文藝

The Modern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 A Preliminary Etymologist Study of “Wenyi”

Chen Shuo-win

Abstrac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erm “Wenyi (文藝)” was us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general humanities and knowledge. However,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nowadays differs to some extents from its original one. This investigation notes that the meaning of “Wenyi” has changed from its traditional meaning around the turn of the last century while the idea of “art” was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China. Then, the new meaning of “Wenyi” as “literature and art” became popula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1919. As art and literature were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e new culture, which also needed to be polished and renewed to save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became more well-known after intense debates were conducted on. Finally, around 1930,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term, which is used today, stabilized.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is term, and ho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translated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spreading concepts from Western art, and the Chinese printing culture

have helped to standardize and normalize the new meaning. Besides,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that is used in digital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this preliminary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use of this ter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using information that is retrieved from “the databa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30)”.

Keywords: new term, literature, art, renaissanc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文藝」如何「復興」？ ——「文藝」的一種現代化歷程^{*}

陳 碩 文

一、前言

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近現代發展史，是圍繞著帝國文化入侵、自我追尋與「現代化」追求展開的。西方文明自清末襲入中國，中國既遭遇了較晚發展國家普遍面對的困局，主動或被迫地接受了強勢文化，也積極在存續危亡之際，奮力因應時代變局，戮力追求啟蒙良方，改革新藥，以轉化舊有傳統，形塑嶄新自我認同，積極邁向「現代化」之路。¹其時中國人的現代化追求，不僅表現在工具、器物、制度等實用層面，更體現為中國人對於西方國家的觀念、科學、文化之求知若渴。自1905年，科舉廢除，新式教育取而代之，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西方科學文化與新思想更廣泛傳播，而西人思想文化等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文藝』的『復興』：1930年代上海民族文藝報刊中的世界想像與國族文化論述（NSC103-2410-H-005-044-）」成果之一，特此致謝。感謝審查委員在論文的審查及修改過程中提出的寶貴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本文能完成，要特別感謝鄭文惠教授及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研究團隊師友的指導，尤其是邱偉雲教授的鼎力相助。此外，李爽學教授、沈國威教授、陳力衛教授的提點，也要在此謹致謝忱。助理陳美絲同學的協助，也一併致謝。

¹ 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第11冊（下）（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頁14。

未見諸於前人之新觀念，經過翻譯與詮釋，形成「新名詞」，逐漸在中國政治、社會各領域中流通、發酵，在當時「適者生存」、求新求變的價值風尚影響下，漸漸普及，逐漸改變了舊有的思考範疇，成為傳遞新思想的利器。²

「文藝」一詞雖在中文語境中，早已有豐富的內涵，然近現代以來，「文藝」一詞的觀念及內涵也在上述的時代背景與文化脈絡下發生改變，逐漸發展出新的意義。如同其他近現代中國的新名詞，「文藝」一詞之意涵由其傳統意義演變至現代意涵，是一繁複而曲折的過程；如其他新名詞，是在歐語、日語、現代與傳統漢語的複雜流通中逐漸生成的，³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走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外來文明揉合轉化，生產出新的意義。而當這類新名詞在中文語境裡流傳、普及，與其他詞語串連，表達特殊的概念、意涵，並形成一套論述時，其所牽涉到的歷史詮釋及觀念重構等面向，非但標示出時人的文化想像；其對自身歷史的描繪，更指向了國族及文化的集體建構。然「文藝」一詞意涵之轉化與演進，歷經了哪些階段和歷程？其演變與特質，仍有待梳理。本文即在前人相關的研究基礎上，探索晚清以來「文藝」一詞演變，作為上述研究之起點。

本文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一是考察「文藝」一詞在以往典籍及

² 王汎森便指出，新詞在近現代中國發展和出現的數量十分之多，而大部分都與東西方文化衝撞、融合的過程有關，通過梳理新名詞、新觀念在晚清民初的變化，因而可以考察出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歷程，觀念的起源、認同，以及知識體系的轉化。請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收於《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181-194。相關研究成果，請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³ 劉禾認為此一現代漢語中的中、日、歐新詞語旅行歷程，有如歷史變遷的喻說。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44。

晚近中日近現代辭書中的含意。⁴二則是利用數位人文技術，主要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⁵中檢索「文藝」一詞，探究「文藝」在報刊中使用狀況的變化，探討其中所呈現的「文藝」觀念。最後，本文論述二、三十年代後，不但各種文藝期刊蓬勃發展，「民族文藝」、「大眾文藝」等口號更相繼出現，當時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陣營都提出各自的「文藝」論述。本文提出「文藝」一詞現代意涵形成的「一種」可能性，將之看成是跨文化傳釋的歷程，並指出，理解近現代中國「文藝」觀念的轉變，將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掌握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與流變。

二、「文藝」的緣起

「文藝」在古籍中，早已存在，多指寫作、著述方面的學問，如《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⁶劉勰《文心雕龍》：「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⁷此處「文藝」也指文學作品。除此之外，「文藝」在宋時一度為官名；而《新唐書》、《金史》均有「文藝傳」，記文藝家事蹟。而在「漢籍全文資料庫」⁸中

⁴ 為求對「文藝」一詞在以往典籍及中日辭書中的意涵有較全面的考察，中文古籍方面，本文主要參考蒐羅了中國歷代典籍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辭書方面，現代辭書以各地教育部頒佈流通的辭典為準；除此之外，更力求全面參酌近現代各地重要的中英和辭典。日文辭書方面，也著重參考了收集明治時期大部份辭書釋義的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86年初版，1988年3版），以求對於詞義的演繹有更完整的觀察。

⁵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鄭文惠主編）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意。

⁶ 戴德著，盧辯注：《大戴禮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63。

⁷ 劉勰著，龍必銀譯注：《文心雕龍》（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11。

⁸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

查找，還可發現在古代典籍中，「文藝」一般多與「經史」或「經學」對舉；⁹指稱某人「尚文藝」，¹⁰專指文章著述之學。另外，古籍中還可見「藝文」一詞，有「六藝」、「詞章」等含意。¹¹

然現代中文語境中的「文藝」一詞，在指涉撰述、寫作之事的範疇外，還是文學與藝術之合稱，包括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面向。¹²「文藝」一詞的意涵何時開始發生變化？如何轉變至此？其考訂梳理，便是本文主旨。

早在十七世紀，傳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在《西學凡》（1623）中便提出「文藝之學」的說法，學者指出，但此處「文藝」，使用上接近現今我們對「文學」的定義，指各種詩文一類。¹³愛漢者（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所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中亦常常出現「文藝」一詞，如介紹英國在麻六甲地方的「華英院」，教「英語華字兼大英國

建置，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63^871719325^90^^../hanjimg/hanji.htm>，檢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

⁹「俄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取（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3861。

¹⁰「斌，景雲初安石為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劉煦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頁2962。

¹¹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第2版），頁601。

¹²《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5年11月臺灣學術網路第5版）「文藝」條解：「撰述、寫作之事。文學與藝術的合稱。包括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檢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現代漢語詞典》「文藝」條解：「文學和藝術的合稱，有時特指文學或表演藝術。」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1428。

¹³李爽學教授有文論及，艾儒略在《西學凡》中指稱的「文藝之學」，已近現今的文學概念；另明末楊廷筠《代疑續編》（1635年以前）在介紹西教時已用「文學」二字，指稱包括各種詩文在內的「文藝之學」。詳見李爽學：〈晚明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收於《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16。

之文藝」。〈儒外寄朋友書〉中介紹美國概況，也特別提到他們尤在教育方面「推廣文藝」。查其「文藝」一詞，多在介紹西洋各國現況的文章中出現，指的仍是各地文化、學術，不專指文學或藝術作品。¹⁴

清末中國人使用「文藝」一詞，也多見於談論域外各國情況的文字中，比如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中多次出現「文藝」一詞。如提到羅馬接受各國「文藝精華」，「……爰修文學，常取高才，置諸高位，文章詩賦，著作撰述，不乏出類拔萃之人」。¹⁵這裡的「文藝」，是詞章詩賦一類。書中論及西洋各國文化，多提及各國人士愛好文藝：「故此學者無不通習文藝，如國史、天文、地理」、¹⁶「內居各藝師，及諸項文藝傳其徒」。¹⁷晚清文獻中論及「文藝」，也多和取士當考其文藝有關，指的是文墨、作文一類。¹⁸總之，當時「文藝」一詞在中國語境中包含各種學問、知識、藝術等意涵，並不專指文學或藝術。另外，「文藝」一詞現代意涵的形成，與中西文化頻繁交流、促使中國人用傳統詞彙對應西方觀念的過程十分相關，也由上可見。

而考察19世紀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英華字典中「文藝」的使用狀況，我們會發現，最早出版的馬禮遜（R. Morrison, 1782-1834）《華英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3）中並沒有「文藝」一詞。另一本在十九世紀流傳廣，且影響深的羅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英華字典》（1866），在“Art”一詞下，列

¹⁴ 愛漢者（郭實臘）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57、221。值得注意的是，「文藝復興」一詞首現於中文文獻，咸以為出自此。此刊中亦多以「經書」、「文書」指稱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著述。

¹⁵ 魏源：〈大西洋各國總沿革〉，《海國圖志》卷37，收於《魏源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1097。

¹⁶ 魏源：〈英吉利國廣述上〉，《海國圖志》卷51，收於《魏源全集》，頁1386。

¹⁷ 魏源：〈佛蘭西國沿革〉，《海國圖志》卷41，收於《魏源全集》，頁1190。

¹⁸ 金匱闕鑄補齋輯，〈科舉〉（1902），收於《皇朝新政文編》卷3（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頁153。

有“literary exercise”詞條，對譯為「文藝」。¹⁹ 在中村敬字校正、承繼羅存德字典編纂的《英華和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ith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 1879) 中，“Art”一詞下亦列有“literary exercise”詞條，對譯為「文藝」，「ブンゲイ」(bungei) 和「ブンガク」(bungaku)。²⁰ 馮鏡如 (F. Kingsell) 於 1897 年在羅存德《英華字典》基礎上編訂，流通很廣的《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中，亦收「文藝」一詞，他將“Art”一詞，解為「手藝、事業、法術、技倆、工藝」，“Art”以下所列詞條中，即有「文藝」，與“literary exercise”對譯；不過在“literary”、“literature”的詞條下，則完全沒有「文藝」一詞的說明。綜之，在以上十九世紀中後期辭典中可見的「文藝」意涵，指涉的是「藝術」範疇中與「文學」相關的活動，定義已較前為狹窄。²¹ 包含文學、藝術兩者的意涵，但其意義似還未普及。

而在顏惠慶主編的《英華大辭典》(1908) 裡，“literature”的解說條文下，可見“belles lettres”一條，對譯為「文藝」。²² 顏惠慶的《英華大辭典》是以英國納韜耳辭典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為基礎編纂而來。而今若翻查納韜耳辭

¹⁹ W. Lobscheid: 《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6), 1119.

²⁰ 而“literature”，則對譯為「文，文學，文字，文墨」、「文学」(bungaku)。請見 Lobscheid, W. 著，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譯，中村敬字校正：《英華和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ith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 (東京：山内輿出版，吉田橘翁印刷，1879 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8 年)，卷 1-6。

²¹ W. Lobscheid 著，馮鏡如 (F. Kingsell) 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Yokohama: Kingsell & Co., 1897)，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8 年)，卷 7-8。

²² 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 年)，頁 1350。

典，可發現在此辭書對“literature”的解釋中，有一條即為“belles lettres”，²³但指稱的是一較廣泛的文學概念，包括各種文類；並不同於現今“belles lettres”一詞專指純文學、美文，特別是文學、修辭之意涵。顏惠慶此處承繼納韜耳辭典用法，用「文藝」一詞對譯“belles lettres”，其「文藝」意涵也通較廣義的「文學」。

不過翻查1936年出版的《辭海》，「文藝」作為文學和藝術合稱的意涵已經確立。《辭海》定義「文藝」是：「文學與藝術之簡稱，包含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項；但亦有以專指文學者，蓋謂文學之藝術也。」²⁴由此推論，「文藝」一詞指稱文學本身，且指的是「文學的藝術」此一狹義的文學觀念，同時亦是文學與藝術之合稱，約略是在二十世紀之交逐漸生成的；然而「文藝」一詞包含文學、藝術兩者意義的確立應要更晚。²⁵

為對「文藝」一詞意涵轉變歷程做更深入的探討，下文將借鑑前人相關研究成果，考察「文藝」、「literature」、「art」、日文的「文芸」（bungei）一詞之對應與交流情況，以探索其演變歷程與觀念轉型。

²³ 此處我查找的是 Open Library 上的 PDF 版本，1914 年由 James Wood 修訂。P. Austin Nuttall ed.,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86*, Rev. James Wood (London,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914), 413.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4: https://openlibrary.org/books/OL14031430M/Nuttall's_Standard_dictionary_of_the_English_language.

²⁴ 《辭海》（1936）中，文藝詞條下的解釋為「文學與藝術之簡稱，包含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項，但亦有以專指文學者，蓋謂文學之藝術也。」請見舒新城、陸費逵主編：《辭海》（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初版，1947年再版），頁90。

²⁵ 另外，耐人尋味的是，除了《辭海》及現今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外，鮮有辭典定義「建築」為「文藝」範疇之一，文藝、文學與建築等面向在近現代中國觀念變遷與文化形塑中的變化，亦值得深思。筆者未來當再以專文討論之。

三、「文藝」與“Art”、“Literature”、「文芸」

「文藝」在現今中文語境中，既指文學，也是文學與藝術的合稱，或指稱一種新型的，結合電影、文學、攝影、美術、劇場等藝術活動，同時還有「文學的藝術」此含意。若對應為英文，上文已述及十九世紀英華和辭典中的“art”詞條下，列有「文藝」一詞，對譯為“literary exercises”，為文字語言的藝術活動，涉及文學修辭、創作一類，然意義仍不十分顯明。這不禁使我們要問，「文藝」在當時是否能或也，對譯為“literature”或“art”？

英文的“literature”詞源，如現今法文“littérature”，皆來自拉丁文“litteratura”，自中世紀以來，用以指稱知識、學問、文獻等；17世紀，則意味著廣泛的閱讀與淵博的知識。而查找現今的《牛津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 Dictionary*）也會發現，在“literature”條目下，第一條解釋則為：“Pieces of writing that are valued as works of art, especially novels, plays and poems (in contrast to technical books and newspapers, magazines, etc.)”（「有價值的藝術作品，特別是小說、戲劇、詩歌（相對於科技書籍、報紙、雜誌等）。」）²⁶

如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考察現代意義上的“literature”一詞時指出，“literature”，現今指的是富有創造力、想像力的文學，即作者通過創意，將經驗和心靈活動藝術化的創作，此含意是到了18世紀以後才逐漸確定的。²⁷至於“art”一詞，威廉斯認為，其在英語中原指的是技術，然隨著「文化」、「美學」觀念的興起，“art”一詞在18世紀漸有了想像、創造的意涵，於是「工藝家」（artisan）和「藝術家」（artist）兩個概念被區分開來，後者特

²⁶ *Oxford Advanced Learner Dictionary*，網址：<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檢索日期：2014年9月23日。

²⁷ [英]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巨流出版社，2003年），頁218。

指創造性領域的工作。²⁸ 威廉斯並進一步指出，「literature（文學）、art（藝術）、aesthetic（美學的）、creative（具創意的）與 imaginative（具想像力的）所交織成的現代複雜意涵，標示出社會、文化史的一項重大變化。」²⁹ 而這個轉變與西歐自 17 世紀中開始流行的浪漫主義思潮有關；也是與此同時，“belles lettres”一詞開始出現，指稱美文或純文學。³⁰

也就是說，威廉斯的研究指出“literature”在近現代西歐的概念轉變，亦即狹義的“literature”（純文學）概念的確立，和時人對“art”（藝術、美術）之起源、運作過程的再思考是相關的。而以富有創造與想像力的語言藝術作品為“literature”之主要概念，強調文學之為文字、語言的藝術，此一現代意義上的狹義文學觀念，在西歐也是在 19 世紀前後經歷了一連串的觀念變遷歷程方逐漸確立的。³¹

無獨有偶，如同“literature”的現代意涵，是在西歐近現代逐漸演變而來，「文學」一詞在日本近現代文化脈絡中，如前人研究指出，亦是在不特別晚於西歐的時期，經歷了一連串發展與變化，從以往「學問、知識」等概念的指稱，漸漸滑動到現今狹義的「文學」觀念的。³² 然而，「文藝」一詞之狀況呢？

查找現今流通的《日本國語大辭典》中對「文芸」一詞的解釋，我們可以發現，「文芸」在日本古代，通學問與技藝；而直到明治時期，方開始用以指稱一種新的文學表述，如詩、小說、戲曲，也包括

²⁸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14。

²⁹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218。

³⁰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219。

³¹ 相關研究，還可見於方維規最近的文章。方維規：〈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讀書》2014 年第 5 期，頁 9-15。

³² 相關研究請見 [日]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日]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廣泛的繪畫、雕刻等。³³ 日本學者鈴木貞美亦有相同的看法，「文芸」一詞在日本早期文獻中有時與「武藝」相對，如橫井小南的《沼山閒居雜詩》（1857）：「我國雖有三教，但沒有使人心相連者。神佛動輒陷入荒唐，儒學則限於文藝，與政治和宗教無關。」這裡的「文芸」指的是漢詩文。³⁴ 然明治十年（1877）文部省出版，由榊原芳野編纂的《文藝類纂》一書，則分為「字志」、「文志」、「學志」、「文具志」四部，此處「文芸」指的是綜合性的學藝全體。若參酌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纂的《明治のことば辞典》，則我們可以更全面的看出日語「文芸」在當時諸多辭典中的釋義演變，並得到在明治十年前後，「文芸」指的多是「ガクモンゲイノウ」「学問芸能」的認識。³⁵

鈴木貞美還指出，早在18世紀，日本即有了「游藝」的觀點。「游藝」相對於「武藝」，包括和歌、漢詩文、茶道、國畫，甚至俳諧、歌舞伎、謠曲等涉及文字語言的藝術活動，與傳統廣泛指稱學問、學術的「文章」、「文學」意義不同，已偏向近現代「文藝」一詞所涵蓋的概念。³⁶ 隨著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的價值被獨立考察，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與功用漸漸受到重視，「文芸」一詞在日本近現代語境中的使用狀況也漸漸轉變，一度成為「純文學」的代稱，即對應所謂的“belles lettres”，如《日法辭書》（1868）中將「文芸」解釋為“Art de rédiger et de bien écrire les lettres”，³⁷ 此處的「文芸」，指涉優美的語文著述。井上哲次郎增補的《增訂英華字典》（1884）中，

³³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2版，第11卷（東京：小學館，2001年），頁1120。

³⁴ 轉引自〔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90。此處的漢詩文，鈴木貞美此書之英文版中作“kanshi”，即為漢詩“かんし”。Suzuki Sadami,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Japan* (Kyo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2006), 90.

³⁵ 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1986初版，1988年3版），頁515。感謝沈國威教授提點並慷慨賜閱此處資料。

³⁶ 〔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73。

³⁷ 這裡的《日法辭書》，指的是 Léon Pages 編著的《日仏辞書》（*Dictionnaire Japonais-Français*, Paris: Firmin-Didot Freres, 1868）。

將“Polite literature”對譯為「文學」、「文藝」，亦都指純文學。³⁸到了1893年的《日本大辭書》（1893）中，則註解「文芸」為：「文一切ノ芸」。三浦藤作在《明治文藝小史》（1924）中，則將「文芸」詮解為「借由文字來呈現的藝術」，包含了詩、小說、戲曲三個面向。³⁹北村透谷（1868-1894）的《內部生命論》（1893）中說：「文藝不在於議論」，並解釋「文芸」可理解為「純文學」，⁴⁰都可見得「文芸」在一段時間內，在日文語境中可代指意義還未確定的、狹義的「文學」。

至於「文芸」開始在日本語境中作為文學和藝術的合稱，鈴木貞美指出，應與「美術」（art）概念在明治初期後逐漸普及，⁴¹以及西歐近代意義的「文學」（literature）觀念逐漸確立並和日本文藝觀念交融有關。當時的日本文人、思想家開始在日本傳統思想和西歐觀念思潮互動間，定義「文學」的意義內涵，而西洋來的「美術」觀念與日人傳統的遊藝觀結合，更使得指涉創造性文化、藝術活動意涵的「文藝」一詞，逐漸為人所識。「文學」觀念此時也開始趨近現今的意義，對譯“literature”，指涉有創造與想像力的文字作品。查找當時的和英詞典，《文學新語小辭典》（1913）則解釋「文芸」為：「文學美術の二つをひきくるめて云ふ言葉と見て差支無かちう。」⁴²而從此

³⁸ W. Lobscheid 著，井上哲次郎訂增：《增訂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1883年）。感謝陳力衛教授提點此一資料。可參考陳力衛：〈近代中日概念的時空差：以《文學興國策》（1896）的傳播為例〉，發表於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主辦之「研究型數據庫與數位人文研究：東亞近現代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國際學術工作坊，2014年11月21日，未出版。

³⁹ 三浦藤作：《明治文藝小史》，收於《近世日本の文化と教育》（東京：文化書房，1924年），頁12-53。

⁴⁰ [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96。

⁴¹ [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163。柳田泉在《明治初期的文學思想》中也指出，在明治初期，將音樂、舞蹈、詩歌等都稱之為「美術」是很普遍的。請見[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50。

⁴² 感謝沈國威教授指正，並提供參考資料。

廣義的角度來詮釋「文藝」的，還可考察明治時期後出現的《太陽》雜誌（1895）之臨時增刊，設有「文藝史」一欄，介紹文學和西洋美術等內容。日俄戰爭後，坪內逍遙（1859-1935）的《文學藝術的三個作用》（1908）也將文學、藝術合併討論。直到1921年，《近代文藝史論》出版，探討文藝歷史，《新和英中辭典》（1938）解釋「文芸」（ぶんげい）為「文藝」，對譯為“literature”，“literary art”，“art and literature”，既包含了狹義的文學概念，也有廣義的文學、藝術合稱之概念。可見「文芸」（文學、藝術）的概念自1900年後從此一直沿用了下來。⁴³

然而「文藝」一詞在現代中國的變化歷程為何？「文藝」的含意在晚清民初開始發生變化，與日文的「文芸」一詞被當時中國文人接受和應用有無聯繫？和西方近現代文學觀念、文藝思潮傳入關係如何？下文將通過檢索、耙梳近現代文獻材料，進一步探討「文藝」一詞在近現代中國語境的出現和使用狀況。

四、「文藝」在晚清民初中文語境的意涵與轉變探析

為進一步理解「文藝」意涵在晚清民初中國的轉化歷程，我檢索了幾個收錄晚清民初文獻報刊的資料庫，參酌數位人文學研究技術，擷取共現詞組，再從中進一步分析當時人如何定義、詮釋、使用「文藝」，以耙梳晚清民初「文藝」一詞的意涵變化。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為一包含中國近現代重要思想的資料庫，收集了晚清至民初約一億兩千萬字的材料。以「文藝」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我收集了其中涉及「文藝」的篇章約一千兩百條。在「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及「民國時期

⁴³ 高須梅溪：《近代文藝史論》（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2年），引自〔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217。

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中檢索，可見「文藝」一詞的最早一篇文章為〈駁格致文藝諸論〉，出現在《瀛寰瑣記》（1874）中，此篇文章論述西人取才之法，所述「文藝」，不限於任何一種學問，包括文藝、科技等。

若先以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收集到的文獻為主，則可縮結數位技術，摘取共現（co-occurrence）詞叢，⁴⁴將與「文藝」一詞共同出現的詞組視爲一「文藝」論述結構，設置各年代段落分類，觀其演變；接著，再閱讀、判準其中「文藝」意涵的轉化，分析「文藝」一詞的概念，可呈現出當時文人、思想家對於「文藝」一詞理解之一個側面。

以往討論中國近現代文學，多從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各種報刊、思潮湧現論起，而1915年前後，《新青年》創刊，1919年，新文化運動達到高峰；其後，兩大重要意識形態興起，爲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之影響重大事件。⁴⁵因此本文將所檢索到的「文藝」材料，分成

⁴⁴ 在關鍵詞與觀念史的前行研究中，以尋找共現詞叢入手，整理、探討與一關鍵詞在文段中共同出現的相關詞彙，考察詞義結構之流變，此一研究方法很常見，亦有相當多之研究成果。而在本文中，我借鑑了PAT-Tree技術以分析詞條，快速擷取在一連串字串中「共現詞」出現的頻率。感謝政治大學「歷史與思想數位人文實驗室」研究團隊劉昭麟教授、梁穎誼博士候選人、邱偉雲副教授提供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究請見 Lee-Feng Chien, "PAT-tree-based adaptive keyphrase extraction for intelligent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35(1999), 501-52. Chao-Lin Liu, Guantao Jin, Qingfeng Liu, Wei-Yun Chiu, and Yih-Soong Yu, "Some chances and challenges in applying language technologies to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6: 1-2(2011), 27-46.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爲例〉，收於項潔等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141-170。

⁴⁵ 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在延續傳統與西潮衝擊下，不斷融合與發展的；許多觀念的形塑與轉化，乃在中國近現代特殊的此一時代變局下，與國族命運同步轉變，與重要意識形態互動，發展出其獨特性格的。本研究以觀察「文藝」一詞內涵演變爲主軸，爲完整呈現其意涵轉變歷程，以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分期，以觀其流變，因此也有其必要性。

1860-1894、1895-1914、1915-1919、1920-1928 幾個不同階段，透過數位人文技術擷取圍繞「文藝」一詞的共現詞組，得到以下結果。⁴⁶ 各階段中「文藝」一詞相關詞條數量比對，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

表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文藝」數量表（1860-1928）（邱偉雲副教授製表）

年代	1860-1894	1895-1914	1915-1919	1920-1928
數目	213	442	296	638

從數目上，我們可以發現，甲午戰後至1914年，及1920年後，「文藝」一詞的出現是相對較高的。整體來說，在20世紀後，「文藝」一詞在中國語境的使用狀況增高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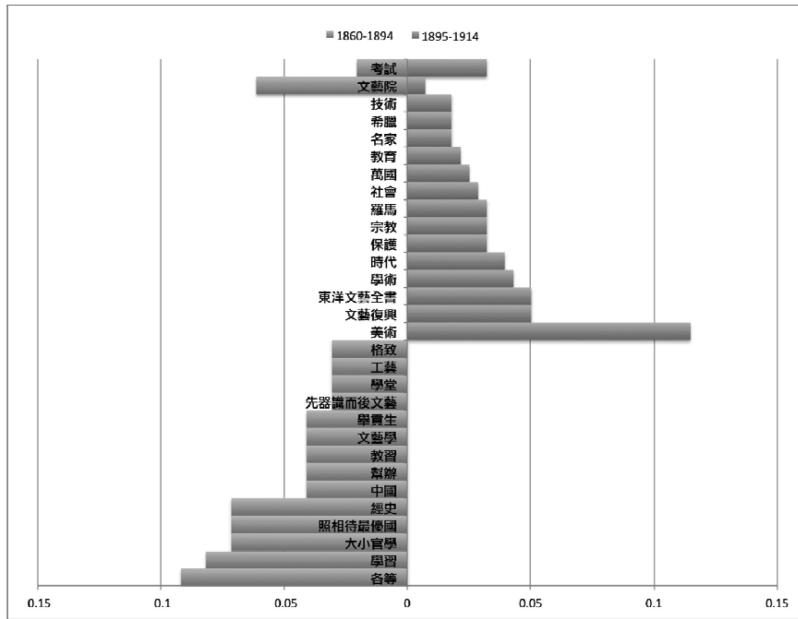
接著，從上述材料中，以數位方式切詞，找出此四階段中「文藝」一詞的共現詞組，再從中判讀、挑選具有詞彙意義的高頻共現詞，則結果如下：

⁴⁶ 本研究頗得益於邱偉雲副教授的數位人文研究成果，在此特表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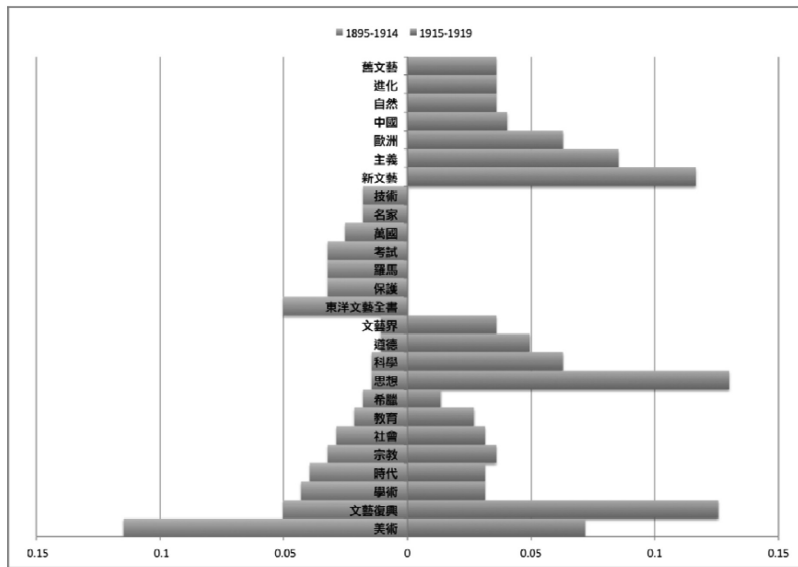
表二：「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文藝」四階段前二十高詞頻共現詞表（1860-1928）（邱偉雲副教授製表）

1860-1894	1895-1914	1915-1919	1920-1928
各等	美術	思想	文藝復興
學習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時代
大小官學	東洋文藝全書	新文藝	思想
照相待最優國	學術	主義	科學
經史	時代	美術	歐洲
文藝院	保護	科學	文藝復興時代
中國	宗教	歐洲	學術
幫辦	羅馬	道德	我們
教習	考試	中國	批評
文藝學	社會	自然	中國
舉貢生	萬國	宗教	他們
先器識而後文藝	教育	進化	主義
學堂	名家	文藝界	自然
工藝	希臘	舊文藝	作品
格致	技術	社會	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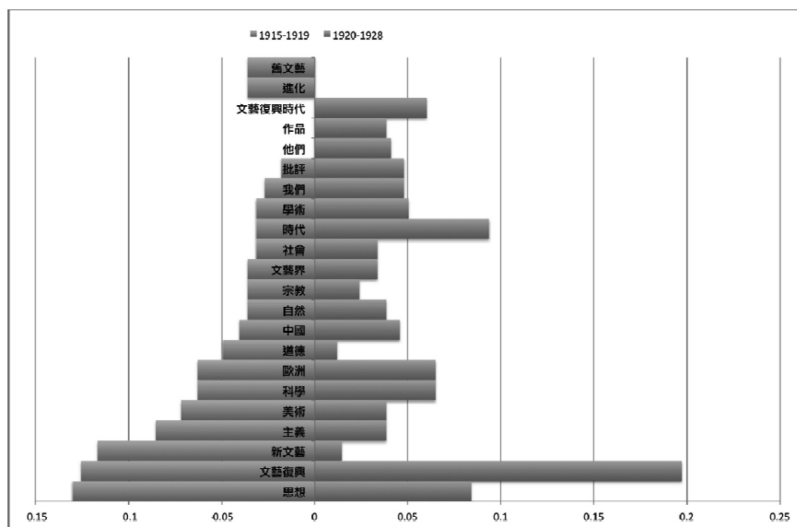
爲求能看出各階段與「文藝」共現的詞組之間有何異同，下文採用金字塔方式呈現：



圖一：1860-1894年與1895-1914年「文藝」共現詞比較圖（邱偉雲副教授製圖）



圖二：1895-1914年與1915-1919年「文藝」共現詞比較圖（邱偉雲副教授製圖）



圖三：1915-1919年與1920-1928年「文藝」共現詞比較圖（邱偉雲副教授製圖）

從以上圖表，我們可以初步發現各階段中與「文藝」一同出現的詞彙各自為何，以及各階段間的差異。然圖表並不能完全說明研究所得，因此接下來，本文將從幾個角度進一步分析圖表，進行論述。本文將先從論析各階段中特殊存有的詞組開始，接著再探討在各階段都出現的詞組，並考察其中變化較大的。

首先，在上圖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階段特有的文藝共現詞彙為「大小官學／經史／中國／教席／學堂」等；第二階段特有的文藝共現詞彙有「美術／文藝復興／時代／學術／萬國／希臘／羅馬」等，兩個階段出現的文藝共現詞彙頗不相類。以第二、第三階段比較，則可發現第三階段特有的文藝共現詞彙「新文藝／主義／歐洲／進化／舊文藝／希臘／羅馬」等，在第二階段從未出現；而在第四階段，則出現了「文藝作品」此特殊的文藝共現詞彙。而「美術」此一詞彙，在後三個階段中都與「文藝」時常共現。

我們可將以上所見的各階段特有的文藝共現詞，視為一與其相關的概念群，視為理解各階段的「文藝」概念如何被詮釋的鑰匙。⁴⁷此外，我們也可以分析各階段中與「文藝」共現的詞彙之變化、消長，將之看作是反映「文藝」內涵變化與流動的象徵，並進行論述。從各階段的文藝共現詞比對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共現詞漸漸消失了，如在1895年前，與「文藝」一同出現的「大小官學／經史／學堂」等詞，在1895年後不會再出現。有的共現詞則漸次增多，如「文藝復興」一詞，自1895年後，在各階段中一直佔據相當大的數量。有的共現詞如「中國」，在第二階段減少，但在其他階段都曾大量出現。而「舊文藝／新文藝／進化」等在第三階段頻繁出現的共現詞彙，在第四階段卻逐漸減少。

以上圖表具體地顯示出「文藝」一詞的意涵在晚清民初的可能演變情形。鎖定幾組重要的共現詞彙，回頭檢視、細讀、分析文獻材料，並與已有之前人研究成果對話，進行論述，則是下文的主要目標。

(一) 從「經史」到「美術」：「文藝」現代意涵的形成

首先，比對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共現詞組，我們可以發現與文藝有關的共現詞在此二階段呈現相當不同的面貌。1895年以前，與「文藝」共現的詞組為「學習／經史／大學官學／舉貢生」等，並常見於拔擢、培養人才的討論中，如「先器識而後文藝」、⁴⁸「課以經史文藝」⁴⁹等論述，明顯可見這些詞語和「文藝」一詞的傳統意義——

⁴⁷ 早有概念史研究學者指出，一個概念的流行，通常與其相關的概念群的出現、傳播，具有密切的關係。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Presner, Kerstin Behnke, and Jobst Wel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8-235.

⁴⁸ 孫多士：〈論古今師道之異〉，收於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頁416。

⁴⁹ 李鴻章：〈又奏請仿照同文館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折〉，《同治

著述、詞章之學——脫離不了關係，是為傳統士人的基礎學養、能力。但在1895年後，此類共現詞組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美術／文藝復興／希臘／羅馬」等詞，其中，又以與「美術」一詞共現機會最高。

前文已提及，前人研究指出，1870年代後，「美術」觀念漸在日本普及，對「文藝」、「文學」現代意涵的形成產生了影響。而明治時期，除音樂、舞蹈外，詩歌也一度被日人歸入「美術」的範疇，視為以語言文字完成的藝術。亦即，在對文學、藝術的自律性、創造性的相關探討開始在日本出現後，狹義的文學觀與「文藝」一詞的現代意涵也開始形成。1895年左右，在日本陸續出現了如《文藝俱樂部》（1895-1912）等既刊載文學作品，也刊登美術、戲劇、攝影作品的雜誌，且多譯介西洋作品。可見上世紀之交，「文藝」的現今意涵已在日本語境中漸漸確立，用來指稱文學和藝術的合稱。

通過檢索比對，我們亦可以發現，「文藝」一詞在晚清民初中國語境中，也常與「美術」一起出現。其中，日人的譯介也發揮了作用。1897年，古城貞吉（1866-1949）在《時務報》刊譯之〈論社會〉一文中，⁵⁰將「文藝」、「美術」並列，視之為新社會必需要素，古城在「美術」一詞後面特地加上註解：「西人稱詩歌音樂雕刻繪畫曰美術」。⁵¹此文乃譯自日本報刊文章，故一方面，我們可將此詞視為日文漢語詞在中文語境的翻譯；另一方面，這還顯示了美術觀念在

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之14。《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2。

⁵⁰ 據沈國威研究，晚清民初中國的大規模日文報刊中譯潮流中，古城貞吉在《時務報》上的「東文報譯」（1896-1898）欄，專為中國讀者提供日本報刊之翻譯，最具代表性。古城翻譯的文章，與其在日本報刊登出時間差平均為三到四週；翻譯時，多直接使用日語新詞。在此兩年間，古城貞吉的總翻譯量約40萬字。古城的翻譯，在漢語新詞的創立、新名詞的導入中，扮演重要角色。請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63-402。

⁵¹ [日]古城貞吉譯：〈論社會〉，《時務報》，1897年2月12日。

當時中國仍屬新奇。此外，我們還可以推測，「美術」、「文藝」、「文學」等詞彙與觀念，在二十世紀初通過大量的日文翻譯進入中國，如同在日本的狀況，後兩者含意有時有所不同，然其中又有重合之處。

在數據庫中檢索「美術」一詞則可見，在十九世紀末，「美術」一詞在中國語境中的使用，最先出現在關於日本、西歐各國的文化介紹文字中。⁵² 在當時這些文字段落中，「美術」一詞後偶會被加上說明，如「雕刻繪畫等」，可見中國人當時對「美術」觀念尚不熟悉。考察實際使用狀況的話，常在其文章中使用新名詞的梁啟超（1873-1929），於1902的〈新民說〉中已反覆並列文學與美術：「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在他的新民想像中，美術已經成為構成新民的一個獨立而重要的面向。

實際上，學者早已指出，晚清以來，借鑑西方文學觀念來闡述中國文學者很多，其一便是從「美術」方面入手；⁵³「美」在文學中的作用和屬性等論述開始出現，更是中國文學由古典走向現代的轉型象徵。⁵⁴ 如金松岑談論文學，則認為：「文之精焉，以美術之心，寓乎美術之用而著。」⁵⁵ 黃人更將文學歸屬於「美」。⁵⁶ 1904年後，王國維在其一系列論文、論著中開始論述文學本體，也頻繁地使用美術的概念。王國維所謂的美術，包括建築、圖畫、雕刻、詩歌、小說、戲曲、音樂各方面，⁵⁷ 其論述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藝術觀念，乃至於純文

⁵² 比如刊登在《實學報》上「東報輯譯」欄（1897）、《清議報》上的〈外國近事〉（1901）等文章。「美術」一詞的探源，筆者將另撰文處理。

⁵³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頁246。

⁵⁴ 郭延禮：《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11。

⁵⁵ 金松岑：〈文學上之美術觀〉，《國粹學報》第28期，1907年5月。

⁵⁶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收於《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232-324。

⁵⁷ 「美術中，以詩歌、小說、戲曲為其頂點。」請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收於《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22。

學觀念的開端。⁵⁸總之，從清末以來，通過「美」的發現，及對文學中的「美」的探討，古籍中相對廣泛的文學概念在此時開始趨向於更狹窄的定義，文學的獨立性在中國語境中也開始受到肯認。

同樣地，比對以上圖表，我們還可以發現，「文藝」與「美術」的共現情形在20世紀後逐漸增多。可見得，「美術」觀念還沒有在中國普及、對文學的美之特性，藝術形成的過程的探討尚未成熟時，如同文學觀念一般，「文藝」一詞的使用和詮釋，還沒有從傳統的學問、著述之學中脫離。而在20世紀後，「美術」、「藝術」的詞語、觀念在中國較為普及，「文藝」一詞也開始在傳統「詞章」意涵外，獨立出現代意涵，指稱文學的藝術，或兩者的合稱。於是時人在討論美術時，也論及文藝；討論文學的藝術概念時，也使用文藝一詞。「文藝」一詞內涵的轉變，具體的例子，可見於蔣觀雲在《新民叢報》上譯介的法國維朗著，日人中江篤介譯的美學論著（1906），文中有云：「蓋凡屬文藝之物，若詩畫建築音樂等，莫不賴作者有一種所得於天之才。」⁵⁹此處的「文藝」一詞，可以看出，指的是所有文學、藝術的合稱。此文更論證「文藝」之由來乃源自人觀物後深感於心之所得，並指出文藝之天才，為感動人心之性。此處所論的「文藝」，著重討論文藝發生的經過與內心活動，已接近「文藝」（及「文學」）的現代概念。

不過，如同前人研究指出的，「文藝」在中國語境中，也會被用來代稱狹義的（純）「文學」，⁶⁰指美的、藝術性高的文學概念。實際

⁵⁸ 持此觀點者，可見於袁進、尹康莊、王劍等人的研究。詳細評述則請見李貴生：〈純駁互見——王國維與中國純文學觀念的開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頁169-204。

⁵⁹ （蔣）觀雲：〈維朗氏詩學論〉，《新民叢報》第3年第22號，1905年6月，頁48。譯者在該文中著名其所譯者日文譯介的法國Everon的*Esthetique*一書。經我查找，此處人名、書名應為誤植。日人所譯介的應是Eugène Véron, *L'esthétique* (Paris: C. Reinwald, 1890)。

⁶⁰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華英／英華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

上，經分析整理文獻資料後可以得證，「文藝」與「文學」一詞，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是重合的。考察晚清以來的中國報刊所增列之「文藝」欄，其所登載的也多是小說、戲曲等作品。⁶¹《新民叢報》自第四年（1906）開始，便有「文藝」一欄，刊載西方翻譯偵探小說《美人手》及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亦以文學為主。直至1920年，在《新潮》〈通信〉欄中，曾刊出任教於大學的國文教授熊子真來信，熊指出，當時人所論文學史，實乃美術文之文學史，並不能涵蓋文學之全體，而應以「文藝史」稱之。羅家倫覆之謂：「一個名詞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意義，不必事事反諸往古。」⁶²此論辯很好地彰顯了在近現代中國人用「文學」、「文藝」等詞來對應西方“literature”觀念的逐漸涵化過程中，在「文學」意涵尚未完全轉型之時，「文藝」一度被某些人認為較能用以指稱純文學，或者文學的藝術此一概念。「文學」、「文藝」兩者在含意上的確有其重合之處，或可看成是一組同義詞。

然而，從羅家倫的回應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清末以來在中國漸廣為流傳的「進化」觀，對於「文藝」（及「文學」）的現代意涵的確立也發生了影響。事實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更多知識人開始思考，除了政治體制、社會變革外，文化、文學的進化，也是未來應努力的方向。而這種追求「進化」的熱情與理念，對揚棄一詞之概念的傳統指涉，或對其做出全新詮釋的主張，必定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加速了「文學」或「文藝」的現代概念進一步的確立與使用，這也是下一段將要進一步論述的重點。

316。

⁶¹ 1907年出版的《競立社小說月報》內已有圖畫、社說、時評、小說、文藝、介紹新著、雜誌諸欄，而以小說一欄為主。請見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1958年）。

⁶² 羅家倫：〈熊子真來信——羅家倫覆〉，《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頁838。

(二)「新／舊文藝」與「進化」：「文藝」現代意涵的確立

戊戌變法前後，隨著進化觀念在中國的傳布，⁶³ 國家要進步，端賴一國之進化，為求發展，首先便要推翻舊有，建立新生，此一想法日漸普及。然在追求科技昌明、船堅炮利外，國家整體命運之興衰，還與經濟、文教發展、人民素質息息相關的觀念，也開始為中國各界接受。民初以來，政治體制變革令人失望，更促使人們開始尋找別的途徑以解決困局，從此，學術、文藝於啟迪民智乃一大利器的意見，亦廣為人所接受。⁶⁴ 如魯迅描述自己棄醫從文的心路歷程時也說：「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要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⁶⁵ 新文化運動後，隨著人們對促進較廣泛概念上的「文化」新生之熱情日漸高漲，⁶⁶ 「文學」、「文藝」等面向更受到重視，此外，推廣新文藝的重要性，之後也再三受到當時文人的肯認。

其實所謂的「文藝進化觀」，早從晚清的詩界革命到小說革命時期，便已為人提出；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後，此類呼聲更到達頂點。⁶⁷ 胡適（1891-1962）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中便提倡「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⁶⁸ 在《新潮》第1卷第2期上，傅斯年（1896-1950）大力鼓吹破壞舊文藝、建立新

⁶³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⁶⁴ 黃興濤：《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65。

⁶⁵ 魯迅：〈吶喊·自序〉，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37-443。

⁶⁶ 魯迅：〈吶喊·自序〉，頁55。

⁶⁷ 相關研究成果請見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

⁶⁸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收於《胡適作品集（三）》（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年），頁3。

文藝為當務之急。⁶⁹如同學者指出，「新與舊」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場域，與「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辯證，形成了一組詮釋中國文化的過去和未來的修辭。⁷⁰而這股追新棄舊的風潮，更加速了「文藝」現代觀點在與域外文藝思潮交流、互動中，逐漸發展、確立。

新文化運動前後，《新青年》上曾刊出朱希祖譯的廚川白村〈文藝的進化〉一文，影響很大，也具代表性。⁷¹廚川白村在文章中發展了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的文藝觀，將「文藝」視同生物，將會從最初型態發展到成熟階段；而文藝的變遷，即是文藝的進化。在考察西方近代文藝思潮變遷後，他更提出了浪漫主義文學是現今最完滿的文藝潮流之意見。

譯者朱希祖隨後便在他相當長的廚川一文譯後記中指出，中國現代的文藝尚在擬古時代，並同意廚川的看法——文藝如同生物有機體，急需改變、進化，以適應新時代。接著他並梳理了幾個重要的藝術思潮，提議先在中國介紹西方寫實自然的文藝。這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思潮，而西歐文藝因不斷進化，國家方如此強盛，因而中國文學亦須依西方文藝發展的階段一步步進化的想法，通過日本文論大量被轉譯，此後也在中國文學場域中造成很大的影響，如田漢在《少年中國》上大談「新羅曼主義」，提倡以新羅曼主義促進中國文藝的變化；或者茅盾指出，中國文學現在仍處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宜趕緊輸入西洋文學藝術以求進步，促進中國文學從古典主義「進化」到新浪漫主義時代的意見，⁷²都是很好的例子。

⁶⁹ 孟真（傅斯年）：〈破壞〉，《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頁203-205。

⁷⁰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頁112。

⁷¹ [日] 廚川白村著，朱希祖譯：〈文藝的進化〉，《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頁34-37。原文出自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1912）一書。

⁷² 茅盾：〈我對於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月1日。

廚川白村的文藝觀點，對中國現當代文人、作家的影響還表現在其對文藝本質的理解，⁷³ 比如郭沫若認為作家「唯有此精神上的種種苦悶才生出向上的衝動，以此衝動以表現於文藝，而文藝尊嚴性才得確立」。⁷⁴ 也就是說，他認為，「文藝」，不論是文字或藝術，都是創作者內心苦悶與衝動的結晶。而郭沫若的說法，如論者所指出，源自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中所提出的文學與生命力之關係的觀點，且是廚川白村對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創化論》（*Evolution créatrice*）的闡發。⁷⁵ 這一類對「文藝」產生源由乃來自人類心靈苦悶的探索，在中國現代文壇並非少數，也曾經引領過一陣風潮。然而，與本文更為有關的是，他們所論「文藝」，究竟所指為何？而考察郭沫若於1920年代所談的「文藝」，其意涵已脫離原本的舊有意義，涉及的是對文藝創作活動的本質之討論，代表「文藝」一詞在此階段指涉的範疇已接近其現代意義。

綜之，在考察上述文章中使用「文藝」的狀況後，我們可發現，晚清民初之際，域外的文藝思潮對當時中國文人作家的文藝觀點形成，曾經發揮很大的影響。而當時中國文人的「文藝」論述，不只包

⁷³ 研究者指出，廚川白村可說是對中國現代作家的文藝觀影響最大的日本理論家之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專著，幾乎都引用廚川白村的作品。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全書由羅迪先翻譯，1921年出版。1922年，汪馥泉翻譯的《文藝思潮論》於1922年2月到3月間連載於《民國日報·覺悟》。另一本重要的專書《苦悶的象徵》，其中的〈創作論〉與〈鑑賞論〉於1921年1月連載於《時事新報·學燈》，全書由魯迅與豐子愷翻譯，先後於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以及於192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此後又再翻譯出版了《出了象牙之塔》（1925）。綠蕉與大杰翻譯的《走向十字街頭》則出版於1928年。相關研究請見王向遠：〈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頁39。方長安：《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

⁷⁴ 郭沫若：〈暗無天日的世界〉，《創造週報》第7號，1923年6月16日。

⁷⁵ 劉紀蕙：〈心的翻譯：廚川白村與中國／臺灣現代性的實體化論述〉，收於東華大學中文系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2004年），頁581-610。

含不同文類與藝術的挖掘，還涉及對於文藝的起源、文藝創作心理活動、文藝批評的探討——這都趨近現代的文藝概念。也就是說，「文藝」一詞的內涵，在晚清開始，逐漸在西方、域外美術、藝術觀念的流通思考下發展；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借鑑域外文藝思潮以戮力建構新文藝的想法更爲普及，當時的中國文人作家於是益發積極探索文藝的藝術性各個層面，「文藝」一詞加速告別了以往的陳舊概念，在西方文學、美術觀念的影響下轉向，其意涵更加明確地獨立於傳統的經史之學、詞章之學外，指涉出新的意義。其現代概念——文學、藝術的合稱，或尤指狹義的純文藝——亦在此刻確立，並通過大量的出版、寫作和論述，逐漸被固定下來，爲讀者、大眾所接受。

（三）復興「文藝」以興國族：「文藝」一詞內涵的延伸

而考察與「文藝」一詞共現的詞彙中，自第二階段開始，「文藝復興」的共現頻率一直很高。在後三個階段中，「文藝」與「文藝復興」一詞的共現比率還是逐期成長的，在1919年以後爲最高。前人研究「文藝復興」一詞時指出，在1910年時，「文藝復興」一詞尚未普及，⁷⁶或許是原因之一。

「文藝復興」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文文獻中，應爲郭實臘所創辦的《東西洋考月統記傳》：「匈奴、土耳其、蒙古各蠻族侵歐羅巴諸國，以後文書消亡磨滅。又千有餘年，文藝復興掇拾之。」⁷⁷然此一詞彙並沒有在中國廣爲流傳。1908年的《英華大辭典》，將“renaissance”對譯爲「第〔十〕五周義大利及歐洲他國文學美術之復興，文學中興。」其將“renaissance”詮解爲「文學美術之復興，文學

⁷⁶ 周作人在1908年論「國魂」之時，使用「文藝復興」一詞，尚須在文中加以解釋，可見此詞在當時並不通行，請見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91。

⁷⁷ 愛漢者（郭實臘）等編，黃時鑾整理：《東西洋考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04。

中興」，即後人所謂文藝復興，此處「文藝」一詞含括「文學、美術」兩個面向。當時文人亦有援用其他詞語對譯“renaissance”的，如「文學復古」、「古學復興」等，誠如羅志田的研究指出，時人對此一詞彙的翻譯之不同，反映的是其側重之不同。⁷⁸

進一步耙梳「文藝復興」的使用狀況，我們可以發現，其含意很多元。晚清民初許多文人、思想家，包括梁啟超、胡適、蔡元培（1868-1940）、國粹派、傅斯年、學衡派諸君，都曾對此議題發表過論述。蔡元培談「文藝的中興」，則認為「歐洲歷史上鄰近的國家，大都已經有很高的文明，歐洲常可以吸收他們的文化」，而中國直到最近三十年，「把歐洲的真正文化輸入中國，中國才大受影響」，故能成為「中國文藝中興發展的初期」。⁷⁹1923年胡適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也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聯繫起來。當時，北大學生創辦《新潮》，英文刊名即命名為“Renaissance”，正是因為他們覺得「兩個名詞恰好可以互譯」。⁸⁰他們譯“Renaissance”為「新潮」，暗示了其「復興」意涵，一度被「新生」取代。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1921）專論歐洲文藝復興，他在書中指出，中國將走向如歐洲文藝復興一樣發現「人」、發現「世界」的道路。⁸¹而梁啟超為此書作序，接著寫出《清代學術概論》（1920）一書；在此書中，他也將西歐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及實踐方向作為中國現代發展以及新文化建設的重要借鏡。⁸²

當然，「文藝復興」之概念與詮釋歷程並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但從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晚清以來，中國各文化人、思想家所

⁷⁸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頁300。

⁷⁹ 蔡元培：〈中國的文藝中興〉，《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5月19日。

⁸⁰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1919年10月。現收於《新潮》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頁200。

⁸¹ 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

⁸² 張冠夫：〈1920年前後梁啟超對文藝復興的借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2期（2013年3月），頁27-32。

論及的「文藝復興」論述雖皆不相同，且同一人的論點，也會有前後之變化，但當時的人對於詮釋及譯介西歐“Renaissance”的熱情，卻是相當蓬勃的。他們相信，爲了使中國能「復興」，「文藝」的改革自然是必要的，因此在他們的文章中，其意雖在簡介、論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種種，但最後其論述關懷仍然會回到對中國現況的關注，並期待借鑑西方思潮，轉化中國舊有傳統，促進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復興，並且構成其現代論述的重要內涵。

此一傾向在進入二三十年代，國家危機繼續深化、文化界日益激進化（radicalization）、意識形態化後，⁸³ 當時文人對於「文藝復興」的倡議雖不若以往那麼強烈；但，其「復興」中國的夢想追逐卻不會稍減。如同胡適後來所說，當年的歐洲文藝復興「是從新文學、新文藝、新科學和新宗教之誕生開始的」，同時又「促使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形成」。⁸⁴ 而中國若能先有了新文藝、新宗教等，一個強盛的國家自然也會隨之成熟，可以想像此或爲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脈絡。難怪周作人將這個晚清以來，中國文人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熱情反應稱爲當時中國文人共有的「文藝復興之夢」。周作人更指出，當時人人都關注「文藝復興」，未必都提出什麼高見，但「大概個人心裏只有一個漠然的希望，但願中國的文藝能夠復興而已。」⁸⁵ 此處的「文藝」，他於文中解釋，指的是當時中國人談「文藝復興」，側重於「文藝」，然實際上當時的歐洲「在文學藝術之外還有許多別的成就，所以這同時也是學問振興，也是宗教改革的時代」，⁸⁶ 並認爲中國的新

⁸³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收於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9。林毓生：〈五四思想意識形態化的發展過程〉，收於氏著：《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16-117。

⁸⁴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頁171-173。

⁸⁵ 周作人：《苦口甘口·文藝復興之夢》（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頁12-16。

⁸⁶ 同上。

文化運動者過於側重局部現象，忽略了文化全面再生的意涵。學者進一步指出：從「古學」在譯名中被摒棄，到以「文藝」爲人所知，二三十年代後，時人對「文藝復興」議題的討論，越來越重「復興」之名，而不甚重被「復興」的具體內容。⁸⁷ 本文還想進一步指出，從這個譯名的轉折，更反映出了文藝觀念的現代意涵在當時已經確立。

“Renaissance”一詞可直譯爲「再生」，但當時中國文人或將之詮釋、對應爲「古學復興」，或繼之稱爲「文藝復興」，更有甚者，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有人以「新潮」對應之，強調其新的、進步的可能性。整體來看，此一談論學術變遷外，也強調文字語言、藝術、文化、思想大變革的時代呼聲，反映出了當時中國文人對於在與西方文化思潮對話、激盪下形成的中國現代「文藝」概念，已經較前人更爲熟悉。同時，這更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的文學觀念與文藝觀念正在進行轉換、重組的文化脈絡。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本文想指出的，「文藝復興」在當時既廣爲人知，於是，「文藝」一詞的現代意涵也得到了傳衍的絕佳環境，並且還被賦予了「新生」、「未來」的價值追求和想像。畢竟他們最終所希冀的，不外乎是將「文藝」視爲未來推進思想變化、復興國族之利器。也由是之故，「文藝」，作爲新文化的一環，最終還是被整合進入文化新生，以啟蒙救國的論述中。

(四)、「文藝」與異國：一個跨語際的實踐

從上文的探討可知，自晚清以來，「文藝」觀念在近現代中國語境的演變，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互動中逐漸確立的；而圍繞著「文藝」進行的論述，也多與中國文明的新發展、未來想像和異國文化思潮息息相關。而通過對以上圖表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在第二階段中，與「文藝」共現頻率高的詞組，還有「萬國」、「希臘」、「羅

⁸⁷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頁302。

馬」、「中國」等詞語。而由於中國思想文化界對於西歐「文藝復興」思潮的關心，「希臘」、「羅馬」時代的文藝再興等討論，從晚清時期開始便時常見於《新民叢報》等報刊談泰西各國文明的文章中。

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在第三階段中，「文藝」與「思想」、「主義」共現的頻率也成長了。前人研究已指出，中國現代思潮的發展，曾迎來了一個「主義」蓬勃出現的時代。⁸⁸ 這與當時中國文人頻繁輸入西方的各式思潮，期待以之來改變中國舊有，視之為圖強維新的契機有關。這類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現象，⁸⁹ 在文學領域中也不例外。而在認為「文藝」要在西方文藝刺激下追求新生的思潮影響下，西歐的各種主義、思潮在此時也大量通過翻譯，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⁹⁰ 早從《新潮》、《文學周報》到《小說月報》始，各大報刊紛紛闢有報導西方文藝思潮及文壇消息的專欄，刊登譯介相關文章，並提倡參考西洋文藝作品寫作、創新，以及撰寫文評。⁹¹ 此外，諸如《文藝論 ABC》（1928）、《新文藝辭典》（1931）等書也相繼出版，更體現了「文藝」觀念的現代化進展。1920年代後，更多文藝報刊蓬勃發展、文藝社團成立，更帶動了各類文藝思潮的翻譯、詮

⁸⁸ 王汎森認為近代中國思想界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即對域外思潮的關注，他稱之為「主義崇拜」。請見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於《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470。

⁸⁹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收於余英時等：《五四新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頁130。

⁹⁰ 有學者指出，大規模的翻譯活動，應看成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部分，此時的翻譯活動規模和聲勢，都超過了近代中國任何時期。請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1。

⁹¹ 根據陳平原的研究，至1857年，中國方出現專門刊載文藝專欄的報刊，到了1902-1916年間，已有近57種與文藝相關的雜誌發行。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68。查《晚清以來文學期刊目錄簡編》（魯深著，收於張靜廬輯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510-580），直接以「文藝」為名的期刊，自1911年起，至1930年間，約有10多餘種。

釋、創作。⁹²

在這股譯介異國文藝思想的風潮中，不只是文學作家、作品，包含了藝術思潮、美學風尚等觀念，都紛紛受到注意，大量被譯介，成為當時作家、藝術家文藝創作的參考軸，刺激了一批中國現代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比如創造社對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的討論，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為藝術而藝術」，或「為人生而藝術」的爭論，皆顯示了當時文人通過接受、轉化西方文藝思潮，進行對「文學的藝術性」的探討，深入挖掘了文學的本體、文學的功用、文學的寫法與評述等議題。而這些論爭，非但標示了現代文藝觀念（及狹義的文學觀念）在中國的確立，也涉及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各個重要議題，充實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內涵。因此，本文同意葉月瑜所指出的，「文藝」的確是近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跨語際概念，標示著中國文學跨世紀的驅動、潮流、傾向，對各種文學活動都發生了影響。⁹³ 但我更想指出，它更可以被看成為一個引領、刺激當時文人的「跨文化轉化」實踐，⁹⁴ 重要的可能不只是「文藝」一詞是如何對應西方、日本的字詞、觀念，更重要的是圍繞著「文藝」一詞開展的評論、詮釋，反映了當時人什麼樣的文化想像，下文將繼續論述。

⁹² 請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12-13。

⁹³ 請見葉月瑜：〈「文藝」與中國電影早期的生產與營銷：一個方法論的開始〉，收於葉月瑜編：《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歷史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4-94。

⁹⁴ 跨文化轉化（transculturation）指的是在不同語言、文學背景、文化脈絡下，文學翻譯或文學生產所涉及的相異文化相遇及碰撞的歷程。亦即凡一時一地之文學生產，容納各種不同的異國元素，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學形象，所涉及的是一個轉化的過程，而不只是單純的影響。在1940年代，古巴人類學家 Fernando Ortiz 將跨文化轉化的概念運用在他的人類學研究中，而後烏拉圭文學批評家 Ángel Rama 將這個概念應用於他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研究。請見 Ángel Rama, *Writing across Cultures: Narrative Transcult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rans., David Fry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XV.

五、1927 以後：想像「文藝」

但凡新資源的引入，新概念的成型，都會刺激人們在思考時產生相當不同的變化，並形成影響，而「文藝」概念的轉型，自然亦對於近現代中國文學不論在表現手法、學科設置、出版、電影，甚至文人自我認同等等範疇，都產生了刺激，發生了影響。

據陳平原研究，在西方文學觀念影響下，大學中文系教師開設「文學概論」、「文學史」，及對相關學科進行研究工作，很早就開始了。⁹⁵ 當時的「文學概論」課或又稱「文藝學」，因此「文藝」——文學的藝術性，文學作為藝術的美學創作與賞析——作為一種學科，也開始在近現代中國出現，漸漸成為一門專業的研究範疇，教學相關書籍也先後出版。⁹⁶

而在印刷文化領域，「文藝」雜誌、「文藝」副刊也在晚清便出現。根據阿英的《晚清文藝報刊述略》研究，《瀛環瑣記》是晚清最早出現的文藝報刊。⁹⁷ 1886年起，《字林滬報》總主筆蔡爾康為了與《申報》競爭，開始編纂只收詩詞的《玉瑄鐫新》，是文藝副刊先聲。1897年，《字林滬報》附張《消閑報》出版，由高太癡主筆，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藝性副刊。從此，中國報紙的文藝副刊漸多，又稱「文苑」、「說部」、「附張」、「附頁」、「文藝欄」、「文藝版」、「副鐫」等。五四以後，乃有四大文藝副刊，其中，1936年的《大公報》的副刊名稱便是「文藝」，是當時重要的文壇園地。

另外，根據葉月瑜的研究，「文藝」片更成為是中國現代電影中

⁹⁵ 請見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文論精選集》（臺北：新地出版社，2012年）。

⁹⁶ 請見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相關研究還可見黃儀冠：〈從文藝到新文藝：一個從文學觀念到學科建置的跨語境歷程〉，發表於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主辦之「研究型數據庫與數位人文研究：東亞近現代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國際學術工作坊，2014年11月22日，未出版。

⁹⁷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頁9。

一種特殊的電影類型。在當時，「文藝片」，多被詮釋為文學作品的影戲化，也通常與外國電影有關，相當賣座，受到歡迎。這也彰顯了近現代中國文學和電影發展的聯繫，揭示了文學與文化生產、消費的關係。⁹⁸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晚清至民初，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保種救國，「復興文藝」以救亡圖存的聲浪已然出現。五四時期，儘管也關注文學的獨立性，但在談論國魂新生時，周作人仍直指文藝之復興為其更新的重要因素，⁹⁹ 魯迅也指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¹⁰⁰ 都將「文藝」視為是民族精神形式之象徵；而中國積弱，因此需通過治療痼疾來恢復元氣，必須改良文藝。此等改良文藝，以文體振作國體，喚醒民族生命的修辭，在近現代中國更形成一組意蘊深長的隱喻。

因此，進入更加激進化的二三十年代後，不論左右翼陣營，都提出與國族未來想像有關的文藝號召，將文藝視為傳遞思想、建設國家之本。1930 年左右由國民黨主導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其主要觀點便是宣稱一國之文藝，足以喚醒族魂，是解放民族，獲得獨立的要素，因此他們致力提倡以文藝「喚起民族意識」，「創造民族新生命」。¹⁰¹ 他們所要回應的是同時期，由左翼作家發起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其要旨為尋找新的民族形式，提倡走向廣大的新興階級民眾、表現大眾的感情、建立大眾能運用的文藝。以上文藝運動，接連帶動

⁹⁸ 葉月瑜：〈「文藝」與中國電影早期的生產與營銷：一個方法論的開始〉，頁 44-94。

⁹⁹ 獨應（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收於張柵、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北京：三聯書店，1977 年），頁 308。

¹⁰⁰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40-241。

¹⁰¹ 前鋒社員：〈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前鋒週報》第 2、3 期，1930 年 6 月 29 日，亦載於《前鋒月刊》創刊號，1930 年 10 月。

起一連串何為大眾、何為藝術的討論。¹⁰² 在以上兩造間彼此交鋒時，仍有其他作家如沈從文，從「藝術」的角度，批評現代作家為文寫作多記著時代而忘了藝術，他認為，創作者應該專注藝術本身。此處，沈從文關心的，還是文藝的自由、自律性等議題。¹⁰³ 爾後，胡秋原提倡「文藝自由論」，宣稱文藝是自由的，永遠不是政治的宣傳，¹⁰⁴ 此論點引發了左右翼文學陣營與他就文藝、生活與世界的關係，進行了一連串論辯。

進入三四十年代，各陣營不同論點的火熱交鋒，持續不休。直至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講話，著重談論「文藝」工作的發展，並認為「文學和藝術」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將文藝定調為必須「為人民的」，¹⁰⁵ 此一講話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文藝路線指導原則，並在中共建政後，從此主導中國數十年文藝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此段講話已將「文藝」理解為「文學和藝術」的合稱；而其將「文藝」詮釋為完成民族解放重責大任的重要路線，可說總結且彰顯了中國人百年來力圖「現代（化）」文藝、尋找新的民族形式以復興中國的論述中，那文藝意涵與國族想像疊合糾纏的暗影。

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百年來，各種想像「文藝」的方案（project）在中國仍方興未艾，而可以確定的是，「文藝」在晚清民初之「復興」，其中蘊含了相當豐富的現代意涵，已然與過去傳統迥不相侔。「文藝」到底要「再生」或者「新生」；「文藝」是為了「民族」、為了「大眾」，或只是為了文藝本身，其中隱含了與中國現

¹⁰² 宋陽（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第1期，1932年6月。

¹⁰³ 沈從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反「差不多」運動〉，原載於《大公報·文藝》第234號，1936年10月25日。引自《書人月刊》第1卷第1號，1932年6月，頁26-30。

¹⁰⁴ 胡秋原：〈阿狗文藝論〉，《文化評論》創刊號，1931年12月。收於胡秋原，《文學藝術論集》（臺北：學術出版社，1979年），頁235-238。

¹⁰⁵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卷3（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55。

代思想史相關的重大現象和議題。而仔細加以梳理，釐清其演變過程，可大致呈現出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與論爭的整體輪廓。由此，我們更可以進一步如此補充，「文藝」，不但可說是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主要關鍵詞，更可視作探討中國現代思想變遷的關鍵點。

六、小結：一種「文藝」視角

「文藝」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早已存在，在其後的中文語境中使用上，意義也很多變。然其現代意涵：指稱文學（狹義的），或作為文學和藝術的合稱，是在現代中國文化脈絡中確立下來的。上文提及，在19世紀的英華字典中，我們已可見到「文藝」一詞作藝術中的文學活動解釋。同狹義的「文學」觀念確立一般，「文藝」一詞的現代內涵確立，與「美術」觀念開始普及，探討文學中的藝術活動開始在中國出現有關。簡之，「文藝」指稱狹義的文學，或包含文學和藝術此一意涵，是在上個世紀之交，與西方、日本的文化思潮激盪、交流中，通過翻譯、詮釋，從傳統到現代所發生的概念位移後出現的，並漸在20世紀後的中國語境普遍下來。

通過查考報刊數據庫，並利用數位人文技術對於當時報刊中與「文藝」共現的詞組進行分析，本文指出，「文藝」一詞在1895年以前，多與官學、經史等詞彙共現，指稱文人的基本修養。20世紀前後，「文藝」一詞高頻率地與「美術」共現，標榜其現代意涵開始成形。1915年左右，隨著新文化運動興起，當時文人、知識分子對於「新／舊」文化、「進化」的關注與討論日益高漲，「新文藝」、「舊文藝」等詞組出現頻率也自然增多。此時，「文藝」用來指稱狹義的文學與藝術概念，已經定型。在中國現代思潮史上，「文藝復興」是一個備受注意的議題，根據我們的分析發現，1895年後，「文藝復興」相關的討論日益增多，在新文化運動以後，「文藝復興」一詞廣為人知，隨著人人希望、關注文藝的復興，「文藝」指涉「文學和藝術」

的相關觀念開始落實。三十年代以後，時人關注的焦點漸漸從何為「文藝復興」，轉變為如何以「文藝」來「復興」國族，其終極關懷日益清晰。此後，「文藝」作為振興國族文化、宣導思想的利器，更被視為是國族復興的「重要的路線」，其中尤以「延安文藝講話」最具代表性。

通過對「文藝」一詞的探源，本文揭示了「文藝」一詞概念在近現代中國語境中的「一種」轉折可能，標明其定義，以及此一詞語意涵中隱含的價值追求，並論述其發展如何，演示了中國近現代文學、文藝，乃至於思想，在與西方、日本文化思潮激盪下發展的歷程。而通過釐清「文藝」究竟所指為何，其與國族文化想像、西方文藝譯介與詮釋等論述的關係，本文最終想要指出，「文藝」作為一個跨語際概念，涉及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發展史許多重要現象。通過對於「文藝」一詞內涵的掌握與梳理，吾人欲進一步釐清中國近現代文學場域中的文藝相關論戰、文藝思潮的對話、文藝類型之時，無疑有了更堅實的分析基礎。當然，本文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掌握、細讀更多材料，對於「文藝」一詞的現代化歷程相關更深入的分析研究，還有待筆者來日繼續挖掘。

徵引書目

《文學月報》

《北京大學日刊》

《時事新報》

《時務報》

《前鋒週報》

《前鋒月刊》

《新民叢報》

《新潮》

《書人月刊》

《新青年》

《創造週報》

《國粹學報》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巨流出版社，2003 年。

[日]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

[日]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小學館國語辭典編輯部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2版）》，東京：小學館，2001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方維規：〈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讀書》2014 年第5期，頁9-15。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 年。
- 王向遠：〈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2期，頁39-45。
-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
- 方長安：《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
- 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收於《毛澤東選集》第3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47-879。
- 李鴻章：〈又奏請仿照同文館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折〉，《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之14，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132。
- 李貴生：〈純駁互見——王國維與中國純文學觀念的開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頁169-204。
-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余英時等：《五四新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
- 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1958年。
- 周作人：《苦口甘口·文藝復興之夢》，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收於項潔等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141-170。
- 胡秋原：〈阿狗文藝論〉，收於《文學藝術論集》，臺北：學術出版社，1979年，頁235-238。
-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
- 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
-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文論精選集》，臺北：新地出版社，2012年。
-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郭延禮：《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收於《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232-324。
- 張冠夫：〈1920年前後梁啟超對文藝復興的借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2期，2013年3月，頁27-32。
- 孫多士：〈論古今師道之異〉，收於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頁416。
- 黃興濤：《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舒新城、陸費逵主編：《辭海》，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初版。
- 費正清、劉廣京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第11冊（下），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
- 葉月瑜編：《華語電影工業：方法與歷史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學

- 出版社，2011年。
- 愛漢者（郭實臘）等編，黃時鑿整理：《東西洋考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第2版。
- 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
-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華英／英華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爲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275-335。
- 魯深：《晚清以來文學期刊目錄簡編》，收於張靜廬輯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40-241。
- 魯迅：〈吶喊·自序〉，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437-443。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獨應（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收於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出版社，1977年，頁306-330。
- 劉煦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頁2962。
- 劉紀蕙：〈心的翻譯：廚川白村與中國／臺灣現代性的實體化論述〉，收於東華大學中文系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2004年，頁581-610。
-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 魏源：《海國圖志》，收於《魏源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
- 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77-307。
- Chao-Lin Liu, Guantao Jin, Qingfeng Liu, Wei-Yun Chiu, and Yih-Soong Yu. “Some chances and challenges in applying language technologies to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6(1-2), 27-46.
- Koselleck, Reinhart.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lated by Todd Presner, Kerstin Behnke, and Jobst Wel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éon Pages 編著：《日仏辭書》（*Dictionnaire Japonais-Francais*），Paris: Firmin-Didot Freres, 1868.
- Lee—Feng Chien, “PAT-tree-based adaptive keyphrase extraction for intelligent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35(1999): 501-52.
- Liu,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obscheid, W. (羅存德) 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c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英華字典》)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6.
- Lobscheid, W. 著，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譯，中村敬字校正：《英華和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with the Japanese Pronunciation*）東京：山内輓出版，吉田橘翁印刷，1879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

- 成》，東京：大空社，1998年，卷1-6。
- Lobscheid, W. 著，F. Kingsell 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Yokohama: Kingsell & Co., 1897年，收於《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大空社，1998年，卷7-8。
- Lobscheid, W. 著，井上哲次郎增訂：《增訂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1883年。
- Nuttall, P. Austin ed. *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86*. Rev. James Wood. London,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914, Open Library, 網址：https://openlibrary.org/books/OL14031430M/Nuttall's_Standard_dictionary_of_the_English_language 檢索日期：2014年9月20日。
-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urnbull, Joanna. *Oxford Advanced Learner Dictionary*. <http://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 檢索日期：2014年9月23日。
- Suzuki, Sadami.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Japan*. Kyoto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2006.
-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鄭文惠主編）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
- 商務印書館：《漢語大辭典》〔電子資源〕，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主站，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檢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

y?@63^871719325^90^^^../hanjimg/hanji.htm，檢索日期：2014年9月15日。